

日曜卷

步非烟◎著

一条长凳坐满了江湖异士，一座客栈囊括了整个武林，表面看平静一波不起，座中人每动天下皆惊。风雨武林，怎一句奇丽了得！

WULIN KEZHAN

客栈

世界出版社



步非烟·著

武林

客栈

日曜卷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林客栈·日曜卷 / 步非烟著. —北京:

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-5012-2829-9

I. 武... II. 步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8740 号

策划编辑 汪 琴

责任编辑 沈中明 张全泰

责任出版 唐 萍

封面设计 80 小贾

责任校对 戴文达

书 名 武林客栈·日曜卷

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

电 话 (010) 65265923 (010) 65226544

网 址 www.wap1934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印张 980×680毫米 1/16 15 印张 180 千字 4 插页

版次印次 2006 年 5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在我落笔之前，这个故事已在我脑海中盘旋良久了。

那并不是一场场的情节，也不是一个个的人物，而是一连串梦连成的绀珠，带着无与伦比的瑰丽色彩。我时常问我自己，那是什么样的梦，但连我自己都说不上来。

无疑，那是关于江湖的，然而每个人的心中也都各有一个江湖，彼此绝不相同。我的江湖，是传奇。我想写的，也是传奇。

诗剑萧然，天涯垂涕，慷慨悲歌，江湖夜雨，弹铗长啸后，我的豪情沉寂下来，将他们诉诸文字，于是便有了这本书。

有人问我，什么是传奇，我本以为我无法回答，因为我只能说，传奇就是传奇，唯有这两个字才能形容。但现在，抚着这本书，我忽然恍然若悟：情到极处，便是传奇。





目录

前言

蛊神劫 1

第一章 剑门谁牵碧玉骢

2

第二章 身上衣衫寂寞红

10

第三章 振刀去国意气雄

18

第四章 置酒向君语从容

26

第五章 当时凄然一笑中

34

第六章 此日蹙兮五阵从

42

第七章 定许相思世世同

50

第八章 可怜心事画图空

58

第九章 身化秘魔驭毒龙

67

第十章 长怅秋山望飞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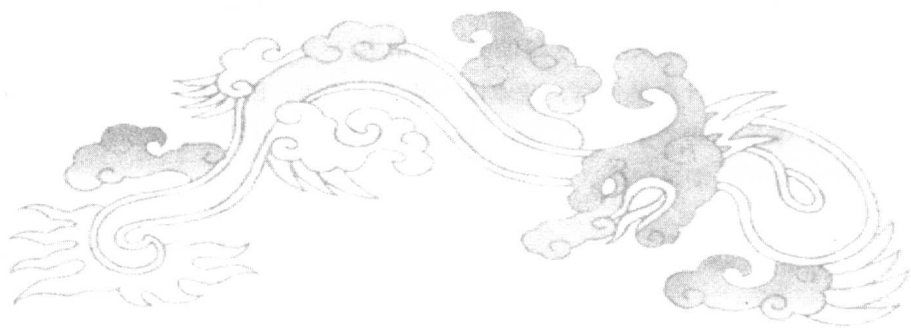
75

青天寨

83

- 第一章 一剑舞阳聚群雄
- 第二章 袖底青电矫神龙
- 第三章 笑弹长铗当途穷
- 第四章 直上危崖迷旧踪
- 第五章 四视茫然幽穴中
- 第六章 一饷餐如甘香封
- 第七章 恢恢天网更几重
- 第八章 玉珠金帖更相逢

147 139 131 122 114 107 99 84



沙月飞鹤

155

- 第一章 折剑鸣弦诉秋音
- 第二章 板桥茅店夜色森
- 第三章 拔步千里风吹襟
- 第四章 不辞一笑期同心
- 第五章 瀚海击掌平沙沉
- 第六章 九野龙战碧血侵
- 第七章 天意高隔缈难寻
- 第八章 堕苦无间盛五阴
- 第九章 慨谈未解怨憎深
- 第十章 归去来兮抱鹤吟
- 后记

231

224 218 212 205 197 189 181 173 164 156

盍
神
劫

第一章 剑门谁牵碧玉骢

七月烟雨，是李清愁荷锄采药的时候。

眉州知府吴承辅觉得每天都是好日子。每天都有人送钱来，当然就天天都是好日子。他花了整整十万两买来的知府，做了三年，就赚回来了不知多少个十万两，比他在扬州做盐商好多了。

川中繁华，本就不逊于扬州，何况吴承辅又是个风雅的人。

风雅是个奇怪的东西。别人吃饭，他也吃饭，别人看风景，他也看风景，这本是很俗的事情，但风雅之人就不同，他自然能将这些俗事做得与众不同，然后就风雅无比。连伸手要钱都风雅无比。

所以吴承辅虽然搜刮得厉害，却依旧得了个清官的名号，没有人知道他家财多少，绝没人。连吴承辅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已经数不清了。所以到今天他卸任的时候，他已不想再做官。他只想回到扬州的沧浪园中，载酒浮舟，度此余生。

木兰之棹沙棠舟，玉箫金管坐两头。

美酒樽中置千斛，载妓随波任去流。

这本就不是人间生活，何苦还要在十丈红尘中奔波？

无论谁有了他这样的家财，再有一座他这样的沧浪园，然后还有他这样的风雅，都不会再想着做官了。久行黑路必遇鬼，吴承辅很明白这个道理。

但他不敢遽然就走。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，他也害怕仗刀拦路的江湖豪客。做多了亏心事，毕竟还是怕的。所以他花了一万两银子，大施义粥，

救助没饭吃的饥民。整整放了一个月，吴承辅简直成了活菩萨。

“我从眉州百姓身上得来的，就要还给眉州百姓。”

“我来的时候是两袖清风，去的时候是清风两袖。有道义与良心送我，就足够了。”

吴承辅放完最后一锅粥，动身离开眉州。送他的没有道义与良心，却有万民伞、清官靴，流得满地的泪和一篇篇的颂歌。吴承辅小帽青驴，仆从五六人，轻装而去。

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家财，也没有人知道藏在哪里。

烟雨凄迷，正是好天气。

绿水海棠，细雨小桥，身着红衣的小姑娘在大哭。

吴承辅悠然地骑在青驴上，看着点点飞烟一般的轻雨飘然逸下，将远近的山水渲染成无边的一块翠玉。一切景物都隐约在其中，淡淡地看不清楚。但这隐约岂非正是风雅之一种？

自从读过陆放翁“前生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”，吴承辅就喜欢上了骑驴。只是遗憾的是出剑门，而不是入剑门。

但出了剑门，岂非才可到扬州。十里繁华，红尘蔽天的扬州。——只是就不能骑驴了。吴承辅不无遗憾地想。

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。吴承辅的眉头微微皱起。老人的唠叨，小孩的哭闹，男人的吵嚷，女人的泼辣，无疑都是极煞风景的事情。吴承辅从驴上抬起头来，不悦地向前看过去。

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坐在毛竹桥上，正掩面大哭着。她身上穿一袭大红的衣服，同这绿水、竹桥、烟雨、海棠相映合，看去极为悦目。若没有哭声，定能撩动吴承辅的诗兴。

就算如此，吴承辅却已生不起气来，抬了抬手，道：“去看看。”家仆吴舟立即应声向前。他已跟随吴老爷多年，知道怎么承颐应使。

吴老爷是清官，是风雅之士，手下之人当然也要雍容温润，不能让别人小瞧了。吴舟走上前去，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哭什么啊？”

红衣小姑娘将掩面的手指移开两个，看了他一眼，却不理他，继续大哭不止。那吴舟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牛肉，道：“不要哭了，给你肉吃。”

那小姑娘抽抽噎噎地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你这牛肉里有没有下药？”吴舟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牛肉里怎么会下药？难道你以为我是坏人？”

那小姑娘瞪着他手中的牛肉，吞了一口唾沫，道：“我听姆妈讲，外面有些坏人喜欢用下药的牛肉来骗小孩子，吃了就人事不知，变成了牛羊，被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
吴舟道：“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？人哪能变成牛羊？何况我们也不是坏人。”

那小姑娘拿手抹了抹脸，吴承辅惊奇地发现她生得极为清秀。她歪着头看着吴舟，道：“你不是坏人？那为什么上午姆妈跟我说了这个故事，下午你就拿牛肉给我吃？”

吴舟哭笑不得，讪讪道：“你不吃就算了，别败坏了我们吴府的名声。”说着，缩手就待将牛肉收回。那小姑娘嘴一扁，又待哭了出来。

这小姑娘任性蛮缠，看在吴承辅的眼中，却自有一种娇痴的风情。忍不住出声道：“吴舟，别为难她。”说着，缓步踱了上去。

吴舟躬身答应了，退在一边。吴承辅柔声道：“咱们不吃牛肉。我带了很多路菜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叫他们拿给你。”小姑娘见他面团团的一副富态相，倒也并不害怕，道：“我不要吃牛肉！”吴承辅道：“好，咱们不吃牛肉。吴舟，把牛肉扔掉。”

吴舟应声从怀中掏出藏牛肉的包裹，扔在了道旁。吴承辅微笑道：“你看，牛肉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只好吃别的了。”

小姑娘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这一笑，竟大有妩媚之态，衬在她娇小的脸庞上，别有一番清媚柔丽的滋味。她站起来道：“我要吃青椒炒肉丝。”

吴承辅道：“吴舟，拿青椒炒肉丝给这位姑娘。”

吴舟苦着脸，道：“回禀老爷，我们带的路菜里，没有青椒炒肉丝。”

吴承辅道：“那有些什么？”

吴舟道：“有口蘑兰笋，鸳鸯豆腐，孔雀临屏，八仙过海。”

吴承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八仙过海乃是用海中八珍做的，滋味不错，我叫他们拿给你吃好不好？”

那小姑娘摇头道：“不好，我要吃青椒炒肉丝。”

吴承辅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八仙过海不比青椒炒肉丝好吃？”

小姑娘道：“八仙过海没有青椒炒肉丝好吃。”

吴承辅笑了。没有吃过的八仙过海当然没有吃过的青椒炒肉丝好吃，这话倒也没有错。可是哪里找青椒炒肉丝去？

小姑娘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谁说没有青椒炒肉丝？那里不是就有？”

随着她纤手一指，众人果然看到小桥后面，绿竹掩映中，露出半扇酒旗。“红柿村”。倒也是个风雅的名字。

吴承辅笑了。“既然眼前有酒，我们为什么不喝他几杯？反正我们不急着赶路。”

小姑娘也笑了：“何况还有青椒炒肉。”

这酒家并不大，里面只摆了五六张桌子，桌子上满是油腻。已经有两桌坐了客人，一桌是个书生，容貌甚是清秀，倒像女子；另一桌是个江湖客，脸黑黑的，像个武夫。那江湖客见吴承辅一行人进来，翻了翻白眼，低声骂了几句，依旧低头喝酒。

两人的桌上摆了酒菜，果然有青椒炒肉。只是两人仿佛甚为寒酸，桌上都只有一壶酒，一碟青椒炒肉，外加一桶饭。

吴承辅等人将剩下的几张桌子占了。那些仆人不肯跟他坐一张桌子，红衣小姑娘却不管，所以另外几张桌子挤得极满，他们的桌子却只有两个人对坐。

店小，伙计也少。

统共就只有一个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将菜单摔到吴承辅的面前，店伙计眼鼓鼓地盯着他，仿佛跟客人有仇似的。

吴承辅倒不去跟他计较，拿起菜单看时，珍珠丸子、八宝山珍、翡翠鸭舌、水晶肘子。店虽小，菜色倒是很多。吴承辅随便指了几样，然后要他杀一条鱼，搭配几味素菜送上来。

那伙计等吴承辅点完了，突然道：“点这么多，不怕撑死你？”

吴舟等人大怒，就要冲上来理论。吴承辅摆了摆手，将他们压住，道：“你说的也是，点多了不吃，也伤上天仁爱之心。就来珍珠丸子、八宝山珍、翡翠鸭舌、水晶肘子四味，再加青椒炒肉好了。”

那伙计道：“没有！”

吴承辅一怔，道：“什么没有？”

伙计道：“珍珠丸子没有！八宝山珍没有！翡翠鸭舌没有！水晶肘子没有！”

吴承辅道：“没有为什么要写在菜单上？”

那伙计白眼翻起，道：“这店是你开的，还是我开的？”

吴承辅道：“是你开的。”

那伙计大声道：“我开的你管这么多做什么！”

吴承辅想不到这伙计的脾气如此古怪，他涵养甚高，也不生气，道：“你有些什么？”

伙计翻了翻白眼，道：“只有两样。”

“哪两样？”

“青椒！肉！”

小姑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店伙极不耐烦道：“你们到底要不要吃？只管废话！”

吴承辅道：“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青椒炒肉吧。反正你也做不出别的什么菜来。”

那店伙“砰”地一声将茶壶摔在桌上，道：“你侮辱我？”

吴承辅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侮辱你？”

那店伙脸上青筋暴起，道：“谁说我只会做青椒炒肉？我会做很多菜！”

“很多？”

那店伙更怒：“我至少会做三个菜！青椒炒肉，肉炒青椒，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！”

那小姑娘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吴承辅也乐了，微笑道：“这有分别么？”

店伙道：“当然有分别了。你外行就不要多说！”

吴承辅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青椒炒肉一份，肉炒青椒一份，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一份。另外麻烦你上一壶酒，两碗饭。”

终于这脾气极大的店伙走了。他不但是店伙、老板，还兼做厨子。

茶自己倒，饭自己盛，酒自己舀。凭什么？就凭这附近别无人家，要吃饭只有到我这里。

好在吴老爷有很多随从，一会儿茶、酒、饭都摆好了，那店伙才慢吞吞地端了三个盘子上来，“砰”地一声摔在了吴承辅桌上。

一盘青椒炒肉，另一盘青椒炒肉，第三盘还是青椒炒肉。吴承辅仔细看了半天，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。他皱眉道：“这就是你的青椒炒肉、肉炒青椒、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？”

那店伙翻了翻眼睛，不去回答他，自顾自走了。吴承辅举筷尝了尝，这店伙的脾气虽然大，但菜做得的确不错，一碟青椒炒肉似乎比八仙过海还好吃。于是分了两盘给随从，酌酒自饮了起来。

那小姑娘却瞪着碟子，动也不动。吴承辅微笑道：“你不是想吃青椒炒肉么？怎么还不动手？”

小姑娘摇了摇头。拼命闭紧嘴唇。

吴承辅挑起一筷肉丝，道：“你别看那店伙凶巴巴的，做的菜却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有多香了。”

小姑娘皱起眉头，缩在凳子上，盯着青椒炒肉发呆。吴承辅拿他没办法，只好自己吃喝。

那小姑娘见他吃得高兴，忽然后道：“这青椒炒肉真的好吃？”

吴承辅缓缓咀嚼，道：“简直比我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。”

小姑娘试探道：“那我吃一根？”

吴承辅含笑点头。官场沉浮，商海征战，他实是很久没有见过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态了。这小姑娘虽然疑心病重些，却毫无造作，纯属天然，令他忍不住心生怜惜。

那小姑娘举起筷子，店伙却一阵风冲了过来，“嗖”地一声将盘子抓起，道：“我做的菜滋味如何？”

吴承辅见他三番两次生事，心中不快，道：“倒也不错。”

店伙“咯咯”笑道：“既然不错，大老爷为什么不打赏？”

吴承辅笑了。原来他是为了要点赏钱。菜做得好，打赏是应该的。吴承辅摆了摆手，吴舟急忙趋上前，将三吊钱排在桌上。吴承辅道：“还不谢赏？”

那店伙连瞧都不瞧一眼，道：“大老爷吃饭胃口大，打起赏来却小气得紧。这点钱算什么打赏？”

他越说越生气，突然从怀中掏出几吊钱，摔在桌上，道：“不如我来打赏大老爷吧。大老爷还不谢赏？”

吴承辅脸色沉了下来。冷笑道：“你几盘青椒炒肉，还想要多少赏钱？再纠缠不休，拉你去衙门打板子！”

那店伙大笑了起来。他的笑声极为奇怪，忽高忽低，好像扯锯一般。吴承辅听了片刻，脸色已然苍白。那店伙突然住声，恶狠狠地盯着吴承辅，阴声道：“也不需要多少，吴老爷马马虎虎给个十万两银子吧。”

吴承辅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什么？十万两？你还不如要我的命！”

那店伙冷笑道：“吴老爷愿意把命拿来打赏也可以。”

吴承辅不怒反笑，道：“原来你不是开店的，你是打劫的！”

店伙仰首向天道：“吴老爷也不是来吃饭的，竟是吃霸王餐的！”

吴承辅道：“我怎么吃霸王餐了？”

店伙道：“不是吃霸王餐，怎么到我厨霸王的店里吃饭？你以为我的青椒炒肉是好吃的？”

吴承辅脸色变了。厨霸王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厨霸王杀人从来不用毒。我只是觉得上天仁爱，所以杀人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吃饱而已。”

他白眼珠翻起，盯在吴承辅脸上：“你吃饱没有？”

吴承辅大喘了几口气，脸色缓缓平复，道：“我没有说我的姓名。”

厨霸王哼了一声。

吴承辅道：“但你却知道我是吴大人。莫非是谁指使你来的？”

厨霸王大笑道：“眉州人谁不认识吴大人？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！”

吴承辅道：“你既然是眉州人，就该知道我两袖清风，最后的一点俸银也买米济贫了。”

厨霸王的眼睛又盯住了他：“我是个厨子。但我也知道清官凭俸银三年绝攒不出一万两雪花银来。”

吴承辅的脸色这才变了，变得极为难看。厨霸王却笑了，笑得也极为难看：“我是厨霸王，专门管吃霸王餐的，我有个兄弟叫赌输人，专门管的是赌钱输钱的。他若是在，我倒想跟他赌赌看，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。”

吴承辅却坐了下来，拿起酒杯，喝了口酒，道：“我跟你赌赌。”

厨霸王道：“你？你赌什么？”

吴承辅道：“我赌我要命！钱你不妨拿去。”

他喝令一声，吴舟等几个随从将箱盒打开，里面除了食盒之外，就是些换洗衣服和几摞书。

吴承辅从箱中翻出了个小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小叠银票和几锭银子。吴承辅道：“这就是我全部的钱了。你若高兴，不妨全都拿去。不过我仍然希望你给我留点做路费，毕竟……”

他坐下又喝了口酒，道：“毕竟到扬州有很长一段路。”他站起来，从厨霸王端着的盘子里夹了口菜，道：“也毕竟你做的菜实在不错，你就算将我的钱全拿走了，我也不怪你。”

厨霸王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怒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”

吴承辅悠然道：“你以为我在骗你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四个老婆跟七个儿子、八个女儿已在一个月前先回扬州了？”

厨霸王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钱已经被他们带走了？”

吴承辅笑道：“你终于变聪明了。我就说，能做出这么好的菜来，你必然不是个笨蛋。”

厨霸王跺了跺脚，仿佛就要追出。吴承辅抽空又夹了一筷子菜，道：“你也别想追了，一个月……我想他们已在千里之外。”

厨霸王回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盯在吴承辅的脸上。吴承辅依旧微笑道：“我的钱都摆在这里了，你要多少就拿多少，不必替我节省。”

厨霸王仿佛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边上一人忽道：“我也跟你打个赌。”

厨霸王猛然回头，就见另外桌上的江湖客向自己举手示意。他翻起眼睛道：“有屁快放。”

那江湖客不以为忤，道：“我赌他是要钱不要命！”

他猛地站起，向这边走了过来。

不知怎的，厨霸王就觉得他的身形特别高大，幽黑的眸子中仿佛隐藏着邪异的妖魔，释放出冰寒的压力。

压力直指自己。

第二章 身上衣衫寂寞红

那人喝了很多酒，脸色晕红，走路摇摇晃晃的，身上衣服破烂不堪，胸前更被酒渍沾满，看上去跟最落拓的酒徒一模一样。

但这人的眼睛却深沉幽黑，宛如两点鬼火隐藏在无边浩瀚的黑夜中，厨霸王被他的眼睛一照，心中竟升起阵寒意。

没有任何酒徒有这样的眼睛。那仿佛只会在地狱中出现，也只会拉人到地狱中去。厨霸王杀人无算，在这眼睛的照射下，第一次感到由衷地害怕起来。

他大喝道：“你怎知他要钱不要命？”越是呼喊得大声，便越是怯懦，这简直成了公理。

那人也不理会他，径直走了过来。厨霸王为他气势所逼，忍不住退了一步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只因这种人是绝不会把钱交给别人的！”

他转身向着吴承辅，道：“我赌你所有的身家都在自己身上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宁愿将脑袋切给你！”

吴承辅脸色登时败如死灰，一口酒再也咽不下去，嘎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会知道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怎会不知道？你可知我已足足盯了你一个月了。晚上吴老爷睡得逍遥快活、有滋有味的，我却要在屋顶上替你守夜。你可知，这一月来打你主意的小贼可真不少，我杀了一个又一个，吴老爷却依旧在睡大头觉。”

吴承辅听到杀人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都看到了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红杏花来我没看到，张老爷李老爷来我也没看到。我只看到吴老爷那件银票做成的内衣，只要吴老爷肯将这件内衣给我，我也就满意了。”

吴承辅忍不住站起，道：“你休想！你……你还不如杀了我好了！”

那人却不再理他，转头对厨霸王道：“你听到没有，我就知道他要钱不要命！”

厨霸王叫道：“朋友，这次买卖可是我先找到的，道上的规矩我们可不能不讲。只要朋友不伸手，我……我可以分三成出来。”

那人摇头道：“三成太少。”

厨霸王松了口气。只要肯讲价，那就说明还有余地。他忍不住笑道：“今日同朋友你相见，也算是有缘，只要你划出道来，我厨霸王就当交了你这位好朋友如何？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我也很想交你这个好朋友。我要的不多，我只要十二成。”

厨霸王一呆，道：“十二成？你什么意思？”

那人悠然道：“他那件内衣至少值十四万两，十二成的意思就是，不但他那笔我全要了，连你这些年的收成，我也要了。”

厨霸王脸色都变了，怒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打算黑吃黑了？”

那人摇头道：“我从来不黑吃黑，我是黑杀黑。”

厨霸王终于明白这人早就存了杀自己之心，猛然一声长啸，将手中盘子向那人掷了过去。

满盘的青椒炒肉经他这一抛，登时化作万千凌厉旋转的暗器，当头罩下。油水点点，被狂放的真气催动，将那人一切退路都笼罩住。

盘子凌空疾转，倏然就到了那人的背后，尖啸声撕耳欲聋，充满整个酒铺。

那人却一动不动。他眸子中的鬼火跳跃起来，冷冷道：“你难道也要钱不要命？”

“吱呀呀”一阵酸牙的声响，他缓缓从腰间抽出一柄刀来。

他的话说得并不快，抽刀的动作似乎也很慢，但当他的刀横在胸前后，满天的青椒炒肉还是没有击到他面前。厨霸王的心沉了下去。

他并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。他也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从这人身上腾起，将周围的一切全都笼罩了起来。包括他的手，他的脚，他的思维，他所能感知的一切和正在动作的一切。

能动的仿佛只有这柄刀。

这是一柄神秘的刀。刀身扭曲诡异，刀刃斜斜穿出，化作五条细长的尖